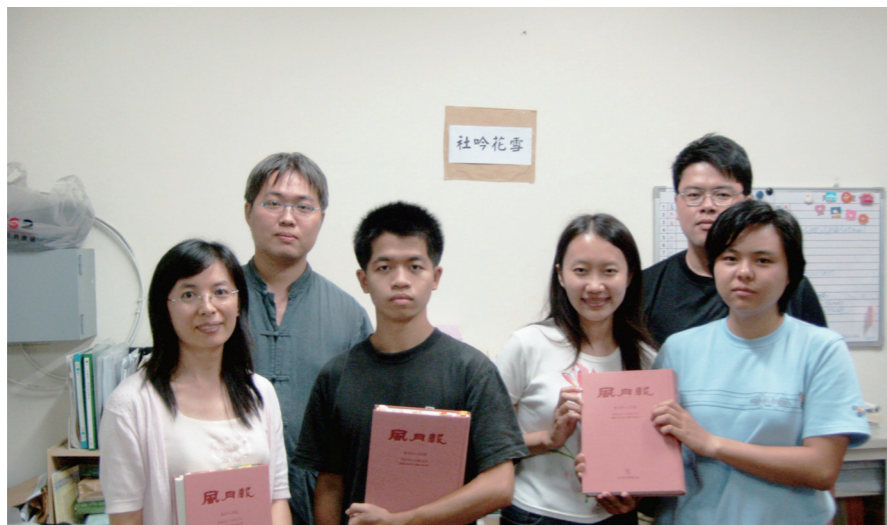


直到前年， 我還出了一本古典詩集

文·圖 | 吳東晟

Until the year before last, I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poems.



2007年，全臺詩研究室成員，手捧《風月報》攝於「雪花吟社」假匾額前。「雪花吟社」名稱的由來，就是為了與《風月報》湊成「風花雪月」四個字，左二為筆者。

「他當時寫給我的信，是用那種八行箋寫的，上面印著『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詩箋』。多年後，在一次新舊朋友的聚餐，我的高中時代筆友，用這句話向新朋友介紹我。我靦腆地笑了笑，覺得自己好像很與眾不同。其實用這種信箋寫信的真正原因是：我的這種信紙很多，總要拿來用吧！」

這種詩箋是詩社舉辦詩會的贈品，印刷一般，稱不上精美，比較接近機關內部的銜名信箋，而不是現在流行的文創商品。過去詩社辦理詩會時，常常在大會資料袋裡附贈這種信箋，供詩人打草稿用。因此，這種八行箋的詩箋，就是我的生活用紙。

高中時代

我是在高中時代就開始寫古典詩的。不過當時只是參加詩會，並沒什麼寫作的自覺。而參加詩會，單純因為寒假時去彰化參加一個古典詩營隊，獲邀加入他們的附屬青年詩社。從此以後，我就會三不五時收到詩帖、詩課題目等。我在營隊最大的收穫，是學會格律、學會反切、學會使用《彙音寶鑑》、以及接觸到陳虛谷、楊守愚這些彰化前輩詩人的名字。協會每年舉辦四次詩會，而且還特設學生組。不過身為臺中一中校刊主編的我，卻總是在學生組敬陪末座，輸給一些國中生跟小學生。要不是全員有獎，我連一塊香皂都拿不到。

那時參加詩會，會場通常在彰化市的中正青少年館。我通常會找年紀相仿、認識的人，到會場附近的麥當勞之類的地方寫絕句，並趕在截稿時回去交卷。有時我會遇到營隊的小隊輔，一個彰女同學、以及一位員林的學長。還有一位得過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學長。這些學生詩人都是彰化的學生，那時候我覺得彰化的古典詩推廣教育紮根紮得很好。

與我們這些學生接觸的，是一位年齡神秘的大姊。外表好像二三十歲，但感覺又有一個安於古典詩的老靈魂。青年詩社課題與詩刊就是她負責的。我去詩會時總是窩在角落，不太與人接觸。大姊慫恿我把自己的詩拿給前輩改，我很排斥，覺得改了的詩就不是我的詩了。

除了窩在角落讀唐詩、讀漢樂府外，我也讀另外兩種詩。一種是現代詩，一種是櫟社詩人的詩。現代詩令我著迷，儘管沒有真的很懂，接收到的東西很有限，但當時深信不懂也是一種懂，因此從來不覺得被新詩拒

於千里之外。至於讀櫟社詩人的詩，是因為當時我們在校刊上製作「霧峰林家」的大專題。我是霧峰人，去霧峰林家很方便。在臺灣研究並不興盛的年代，在故紙堆、在門牆石碑之間，得以抄讀幾首林幼春的詩，正好偷偷當作我的秘密花園。

步入詩壇

碩一那年，我得了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的古典詩佳作。當時我想：我是不是步入古典詩壇了？在此之前，我總覺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是長者的競技場，與我無關。得獎之後，認識的古典詩人變多，那種步入詩壇的感覺也就愈明顯。連現代詩壇的朋友也開始覺得我是寫古典詩的。我在我的部落格原本還堅持一件小事：貼古典詩可以，但不能貼得比現代詩多呀！後來順其自然，就不再堅持這事了。

我是在得獎之後才知道「網路古典詩詞雅集」（<http://www.poetrys.org/phpbb2/index.php>）的。說起詩的網路論壇，現代詩有「吹鼓吹詩論壇」，古典詩與之相提並論的，就是「網路古典詩詞雅集」吧。很多厲害的詩人，都在雅集有個帳號。雅集可說是網路古典詩人的殿堂。

三十五歲那年，我接任《乾坤詩刊》古典詩主編，開始有個莫名其妙的外號叫「東晟詞丈」，因為我一度被投稿者誤會是七八十歲的詩翁。接編《乾坤詩刊》讓我沿續年輕時代的文學夢與編輯夢，我對古典詩的態度也漸漸形成「那是一種適合的文體」的想法，不再被「那是一種不應該被遺忘的文體」的使命感所約束。



《全臺詩》的三百年功力

成大《全臺詩》研究室的牆壁上，貼著一張由牛皮紙搭配影印紙草製成的「可拋式匾額」，上書四個電腦字：雪花吟社。這個詩社就是我們研究室這群助理跟工讀生。因為當時正忙著處理《風月報》的資料，所以自稱「雪花吟社」，好湊齊風、花、雪、月四個字。

我的古典詩養分，很大一部分來自《全臺詩》。碩班四年，研究臺灣古典文學與洪棄生。碩班畢業後，擔任《全臺詩》專任助理兩年，後續擔任編校委員十多年。《全臺詩》總校對黃哲永詞長是非常厲害的藏書家，經常提供各種詩稿文獻給研究室。研究生之間都傳說，黃哲永與林文龍，是臺灣古典詩藏書界的兩座大山。黃先生以前也是民間詩壇有名的青年詩人，我加入《全臺詩》後，常跟黃先生聯絡事情。後來發現我們有共同的老師——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的「盟主」吳錦順老師。從此之後，我就變成「大師兄」的「小師弟」了。

碩班研究洪棄生，幫助我拓深詩學的深度。而擔任《全臺詩》助理，則拓廣我的廣度。從文獻上重回日治時期詩壇，不但重新遇到洪棄生、林幼春，還遇到整個環境。比方我遇到吳錦順老師的老師高泰山、遇到林文龍詞長的老師張達修、遇到大師兄的另一個老師黃傳心……。在《全臺詩》的工作，可說是工作、興趣、志業、生活的全方位結合，被形容為「翰林院的工作」。有一回要徵工讀生，我寫了一首絕句當文案，貼在BBS站上。詩云：「蟬噪園幽傍午天，吟哦校對得些錢。攤書欲作前人友，卻見前人是祖先。」雪花吟社的工讀生學弟說，讀到這首詩，真想再應徵一次。

重回民間詩壇

文學獎邀請評審，是一門學問。必須追求某種均衡，才能盡可能地減少遺珠之憾。有一回，我受邀擔任詩獎評審。評審會議結束後，我問主辦方：「這次邀請的詞宗（按：古典詩獎稱評審為詞宗），怎麼沒有邀請民間詩人來均衡一下？」「有啊。」「民間詩人你邀誰？」「你啊。」

學院詩人，民間詩人，也不是那麼好分的。說民間詩人，主要是指民間詩社的詩人。民間詩社自有傳統，與學院詩人也有疊合。我被看成民間詩人，是因為我確實參加了好幾個民間詩社。

民國95年，我去臺北參加瀛社。日治時期三大詩社，南部南社、中部樸社、北部瀛社，只剩瀛社還在運作。因此，雖然我家就在樸社旁邊，學校就在南社附近，但我只能參加瀛社。當時學界普遍對瀛社有一個刻板印象，覺得「啊，你是瀛社，那你是親日派？」害我百口莫辯。

我還重新回到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。多年後，協會的附屬青年詩社已不復存在。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，回去之後，已經從青少年版晉級為成人版了。

我還加入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，並且跟《中華詩壇》的總編輯楊龍潭、張儷美伉儷成為好友。傳統詩學會是臺灣各民間詩社的聯合社，透過傳統詩學會，可以與整個臺灣民間詩壇取得聯繫。每次年會，由值東詩社主辦。《中華詩壇》是他們的機關刊物，彙集全臺灣民間詩社的課題詩。它的重要性，相當於日治時期的《詩報》、戰後的《詩文之友》，以及後來的《臺灣擊鉢吟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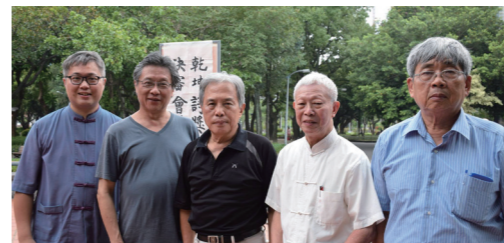
我又加入中華民國古典詩研究社。雖然很少參加他們的聚會，但經常寫課題。古典詩研究社不在傳統詩學會的系統裡，但他們每個月會出一本詩刊、出一次社課。有一次聽一位八十多歲的社員奶奶說：她參加了詩社、參加了畫會，如果每個社團的功課都準時繳交的話，日子就很充實了。

《愛悔集》與《素涅集》

直到前年，我還在臺南市文化局出版了一本古典詩集——《素涅集》。這是我的第二本古典詩集。

是的，第二本。第一本是十六年前，由南投縣文化局出版的《愛悔集》。「愛悔」與「素涅」，都是我發明的並置詞。我想用兩個獨立的字眼，表示兩種生命情境的並置。「愛悔」是少作，對少作的態度，可能悔，也可能愛。既已出書，希望自己勿以他日可能之悔，否定今日確定之愛。至於素涅，素是本質，涅是染料。可以說素代表內在、涅代表外在，也可以說素代表初心、涅代表現實。說的是中年心境。

我的計畫是每十年出版一次古典詩集。《素涅集》原訂40歲出版，但稍微耽誤了幾年。50歲的古典詩集，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就叫「愁愁集」吧！愁是秋天的心，而蠢，不，蠢，是春天的心。《素涅集》的出版，我已經四十多歲了。遲遲未婚的我，把新書發表會當成半個婚禮辦。文化局本身舉辦一



2016年，《乾坤詩刊》辦理乾坤詩獎，在二二八紀念公園庭園咖啡舉辦評審會議。會後與評審及前主編合影留念。左起：筆者、張大春、顏崑陽、林正三、林文龍。

場發表會，我又自己辦了四場。最熱鬧的一場是辦在霧峰林家的大花廳。我是得貴人助，善緣匯聚，得以在從前樸社聚會的場所，與詩友鄉親共聚一堂，很是難忘。

詩的流傳

寫詩的朋友平常閒聊時，很容易說「以後學者研究的話」，如何如何云云。不管最後有沒有人研究，在很多詩人的心目中，詩會是有知音的，學者是會幫忙釐清迷霧的。學者的研究對象，有時也是在填補學者情感的空白。很多臺灣史研究者之所以熱愛研究臺灣史，都是源於不熟悉自身歷史的創傷。

我所接觸到的一些朋友，選擇學習古典詩，也與他們的情感有關。他們小時候，可能一知半解地學過詩。長大以後，詩有時不請自來。年紀輕一些的，可能家裡有學詩的大人，他們對詩的感情，對他們來說，成為詩人，就是加入父祖的生活。一半來自詩，一半來自寫詩的父祖。

有的人推廣臺灣古典詩時，習慣把臺灣詩跟唐詩、宋詩對立起來。我從來不這麼推廣臺灣，我只會說，讀一讀吧，這是詩壇前輩的詩。裡面可能有你祖先的身影，或者可以找到你老師的老師的老師。雖然完整獨立的詩，有它自己的文學生命。但有時，詩可愛就可愛在：它是一個可愛的人的附屬。它幫那個人活到現在、活到未來。

吳東晟

1977年生。臺中霧峰人。2000年後旅居臺南。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畢業，現為大學兼任教師、《乾坤詩刊》古典詩主編、《全臺詩》編校委員。古典詩集《愛悔集》、《素涅集》，現代詩集《上帝的香煙》、《妄言集》，編有《胡南溟集》、《堆疊的時空：乾坤詩刊二十週年詩選古典詩卷》、《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·現代詩卷》等。